

中國中古史研究

第二期

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編



蘭臺出版社



ISBN 957-9154-97-X



00680

9 789579 115497



定價：680元

中國中古史研究

Medieval China Study No.2

第二期

《中國中古史研究》編輯委員會

蘭臺出版社

中國中古史研究(創刊號)=Medieval China study /

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輯. --初版. --蘭臺，

臺北市 2002- [民 91-]冊； 公分--

ISBN 957-9154-83-X (第 1 期：平裝)

ISBN 957-9154-97-X (第 2 期：平裝)

1. 中國 歷史—中古(公元前 221-960)

622

91016452

《中國中古史研究》：第二期

Medieval China Study No.2

圖書目錄：LTM002(03-02)

總編輯：雷家驥

編輯：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

執行主編：桂齊遜

封面設計：黃翠涵

出版者：蘭臺出版社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六二六七號
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 74 號 4 樓

電話：(02)2331-0535 傳真：(02)2382-6225

劃撥戶名：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

帳號：18995335

總經銷：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縣中和市橋和路 112 巷 10 號 2 樓

電話：(02)2249-6108

網路書店：<http://w.w.w.5w.com.tw>

E-mail：lt5w.lu@msa.hinet.net

出版日期：2003 年 4 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 680 元整

ISBN：957-9154-97-X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中國中古史研究

第二期

2003 年 4 月

目 錄

論漢末「兵爲將有」之形成.....	廖伯源	1
從西晉選舉問題看九品官人法的精神轉變.....	李昭毅	27
寇謙之與南方道教的關係.....	劉 屹	59
東魏統治集團的婚媾關係—以高氏和元氏爲中心.....	王怡辰	83
從政局與戰略論唐初十二軍之興廢.....	雷家驥	105
洛陽出土的幾通唐代安定胡氏墓志.....	楊富學	143
.....	杜門城	
從藩婦到后妃：唐宋變革期宮廷權力的考察.....	趙雨樂	155
中國中古時期游牧民族劫掠作戰研究.....	何世同	183
談陳寅恪與錢穆——兼談其對中古學術史的幾點看法.....	甯慧如	221
遼代上京中京之城市形態.....	王明蓀	255
徵稿啓事		
撰稿格式		

論漢末「兵爲將有」之形成

廖伯源*

**The Rise of private armies in the last years of Han
Dynasty**

LIU, Pak-Yuen

*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。

摘要

領兵官違詔拒調職，不交出兵權，據國家軍隊為私有，乃造反；政府運作正常時，無人敢為。漢末「兵為將有」，肇始於董卓。董卓以天下亂起，朝綱不振，因圖謀不軌，不就徵，拒去兵。董卓為人粗暴敢決，其敢冒天下之大不諱擁兵自重，適逢京師亂起，大將軍何進為宦官所殺，而宦官又為何進部曲誅滅，秩序大亂，董卓領兵入京，以其兵力控制朝廷。

擁有私人武裝之條件有二：一為有兵，二為有地盤。蓋無地盤者不能久養其兵，日久必軍隊敗散。漢末有此兩條件者，為州牧、郡守。

漢末兵為將有，肇端於董卓，擴及天下之郡將、州將。蓋天下州牧、郡守以董卓亂政，天子為其傀儡，乃不復朝貢，遂形成天下分崩割據之局。

關鍵詞：兵為將有，董卓，將軍，州牧

一、引言

自將軍出現始，就有「有事任命，事畢則罷」之特性。¹昭帝時，霍光以大將軍輔政，始有長期為將軍者，在宮中參與政事，西漢後期及東漢，為將軍領錄尚書事秉政者多為外戚。²然領兵出征之將軍，大致上仍是「有事任命，事畢即罷」：有戰事時，任命將軍，賜予印綬、詔書、虎符，將軍用虎符發詔書所指定之兵——京師兵、郡兵，邊疆民族兵各若干，領兵征戰。戰爭結束，將軍回朝，行賞罰，任以他職，軍隊則各返其本處。蓋欲「兵無常將，將無常兵」，不使軍隊長期受某人領導，以免軍隊目中有將軍而無朝廷。東漢為防南北匈奴交通，又為鎮守北邊，乃長期設置度遼將軍，領兵駐紮於五原曼柏；然度遼將軍任免甚頻，各人任期不長，卸任者即交出兵權，繼任者承接，故亦無某人長期領度遼營之虞。³至東漢末，朝綱不振，董卓粗暴敢決，不受朝廷之徵召，亦不受命去兵，加之董卓亂政，天下州牧刺史郡守各擁兵自固，遂成地方割據之局。

¹ 參見廖伯源，〈試論西漢諸將軍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〉，載《歷史與制度——漢代政治制度試釋》，頁159-165，香港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。

² 參見前引廖伯源，〈試論西漢諸將軍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〉，頁165-181。又參見廖伯源：〈東漢將軍制度之演變〉，（初刊於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0本第1分，頁131-214，台北，1989年）載《歷史與制度——漢代政治制度試釋》，頁204-308。

³ 參見前引廖伯源，〈東漢將軍制度之演變〉，頁214-228，284-292。

二、東漢之宗族兵與家兵

(一) 光武中興戰爭期間之宗族兵

光武兄弟起兵反莽，舉宗從軍。《後漢書·宗室四王三侯列傳》曰：

「（齊武王縯字伯升，伯升起事反莽，）伯升自發舂陵子弟，合七八千人，部署賓客。」（14/549）

《後漢書·光武紀》曰：

「（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，）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。時伯升已會眾起兵。初，諸家子弟恐懼，皆亡逃自匿，曰『伯升殺我』。及見光武絳衣大冠，皆驚曰：『謹厚者亦復為之』乃稍自安。伯升於是招新市、平林兵…軍中分財物不均，眾恚恨，欲反攻諸劉。光武歛宗人所得物，悉以與之，眾乃悅。」（1上/3）

時法尚連坐，造反者族，故伯升起事，宗人恐懼。然宗人利害與共，雖心不喜，亦參與其事。故伯升軍敗小長安，「姊元弟仲皆遇害，宗從死者數十人。」（《後漢書·宗室四王三侯列傳》，14/549）光武叔父「良妻及二子皆被害。」（14/558）

光武平天下，其麾下諸將所領兵有宗族兵。如《後漢書·寇恂傳》：光武「拜恂河內太守，行大將軍事」，欲恂鎮守河內，如蕭何之為高祖鎮關中。及光武即位，「帝數策書勞問恂。」人說恂曰：「…今君所將，皆宗族昆弟也。」（16/622）蓋諸將起兵，亦多舉宗而起。如《後漢書·張宗傳》曰：

「張宗…為縣陽泉鄉佐，會王莽敗，義兵起，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，西至長安，更始以宗為偏將軍。宗見更始政亂，因將家屬客安邑。及大司徒鄧禹西征，定河東，宗詣禹自歸。…（赤眉勢盛，禹兵卻，宗願為後拒。）禹歎息謂曰：『將軍有親弱在營，奈何不顧？』宗曰：『…宗今擁兵數千…』」（38/1275）

又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曰：

「（馬援）亡命北地，遇赦，因留牧畜，賓客多歸附者，遂役屬數百家…（隗囂）遣長子恂入質。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。居數月而無它職任。援以三輔地曠土沃，而所將賓客猥多，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，帝許之。…十一年夏，璽書拜援隴西太守…（征羌有功受傷，）帝以璽書勞之，賜牛羊數千頭，援盡班諸賓客。」

馬援征羌有功得賞賜，盡分與賓客，蓋從援出征之賓客也。因諸將以親屬賓客爲兵，故又將軍戰歿，有以其兄弟代將其兵者。《後漢書·劉植傳》曰：

「劉植…鉅鹿昌城人也。王郎起，植與弟喜、從兄歆率宗族賓客，聚兵數千人據昌城…迎世祖，以植為驍騎將軍，喜、歆偏將軍，皆為列侯。…建武二年，（植）戰歿，子向嗣。帝使喜代將植營，復為驍騎將軍…喜卒，復以歆為驍騎將軍。」（21/760）

而耿純以傷不便作戰，亦以其從弟代領其兵。《後漢書·耿純傳》曰：

「耿純…鉅鹿宋子人也…王郎反，世祖自薊東南馳，純與從昆弟訢、宿、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。…世祖曰：『…軍營進退無常，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。』迺以純族人耿卬為蒲吾長，悉令將親屬居焉。世祖即位…初，純從攻王郎，墮馬折肩，時疾發…帝問『卿兄弟誰可使者』，純舉從弟植，於是使植將純營，純猶以前將軍從。」（21/762-763）

天下大亂之時，宗族團結自保，賓客依附，必有宗族賓客之兵。及天下平定，此類宗族賓客爲兵當以復員時改變，唯史書不言其事。及至漢末，宗族賓客兵又復出現。

（二）漢末之家兵

漢末有「家兵」之名目。《後漢書·朱雋傳》曰：

「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，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，攻破郡縣。光和元年，即拜雋交趾刺史，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，合五千人，分從兩道入…與七郡兵俱進逼之，遂斬梁龍，降者數萬人。」（71/2308-2309）

靈帝光和元年（178年），朱雋拜交趾刺史，返其家會稽上虞「簡募家兵」。此爲家兵之最早見者。朱雋所領兵有三部分：簡募之家兵、所調發者，此兩者

合共五千人，及交州刺史部之七郡郡兵。其後中平年間，朱雋亦以家兵擊賊。

《後漢書·朱雋傳》又曰：

「（黑山賊張燕寇河內，）逼近京師，於是出雋為河內太守，將家兵擊卻之。」（71/2311）

又《三國志·蜀書·劉焉傳》曰：

「（益州賊馬相等人反，破壞三郡，眾萬人。）州從事賈龍領家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，攝飲吏民，得千餘人，攻相等，數日破走，州界清靜。龍乃選吏卒迎（州牧劉）焉。」（31/866）

按賈龍擊馬相事在中平五年六月。（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8/356）又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曰：

「（袁紹上書獻帝謂：大將軍何進為宦官所殺，）臣獨將家兵百餘人，抽戈承明…奮擊凶醜。」（74上/2384）

是紹自謂何進見殺後，紹領家兵攻入皇宮，誅殺宦官。時在中平六年八月戊辰，董卓入京前三天。（8/358）

以上為董卓之亂前，史書明謂家兵之資料。又有史文不明言家兵，然所指實為家兵者，如《三國志·吳書·孫破虜傳》曰：

「（孫堅）又徙下邳丞。中平元年…（黃巾起）中郎將朱雋將兵討擊之。雋表請堅為佐軍司馬。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。堅又募諸商旅及淮、泗精兵，合千餘人，與雋并力奮擊。」（46/1094）

按下邳縣轄於下邳王國。（《續郡國志》21/3461-3462）下邳丞為下邳縣之縣丞。⁴孫堅為下邳縣丞，乃下邳縣令之佐官，已有鄉里少年隨之在任，當是依其衣食，為其奔走廝役者。及堅為佐軍司馬，若輩又願從，或可謂是堅之家兵。按漢代軍制，將軍營分若干部，部長官為校尉，比二千石；軍司馬一人，比千石；若不置校尉，部但置軍司馬一人。⁵是佐軍司馬為中郎將朱雋所領營某部之長官或副長官，乃中級之軍官。中級軍官已有家兵自隨，則東漢後期之將

⁴ 《後漢書·續百官志》謂諸侯王國「相如太守。有長史，如郡丞。」（志28/3627）是下邳丞非下邳郡丞，蓋下邳王國有下邳長史，無郡丞。下邳丞乃下邳縣之縣丞。

⁵ 參見前引廖伯源，〈試論西漢諸將軍之制度及其地位〉，頁158。

軍有家兵者恐非特異，而是相當普通。孫堅又在下邳鄰近郡縣招募軍隊，與其家兵合千餘人。則其時朝廷允許領兵官自募軍隊。

前引〈朱雋傳〉注謂家兵為「僮僕之屬。」（71/2309）按此當是較早期之家兵，蓋豪強畜養之僮僕，事急用為武力。後期當有專為軍隊之家兵。

上引數例家兵之人數，賈龍領家兵數百人，袁紹將家兵百餘人。朱雋為河內太守，將家兵擊卻黑山賊張燕，人數最少應有數百。則董卓亂政之前，領兵官或地方豪強之家兵少者百餘，多者數百，雖不能倚之成大事，然政府對私人武力之容忍至此程度，已可見大亂將至之兆。

董卓之亂後，天下分崩，州郡長吏各以州郡兵為己有，或割據爭天下。豪強亦各將家兵以自保。請見下例：

《三國志·魏書·任峻傳》曰：「會太祖起關東，入中牟界，（河南尹）眾不知所從，峻獨與同郡張奮議，舉郡以歸太祖。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，願從太祖。」（16/489）

《三國志·魏書·曹洪傳》曰：「曹洪…太祖從弟也。太祖起義兵討董卓，至滎陽，為卓將徐榮所敗…還奔譙。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，洪將家兵千餘人，就溫募兵，得廬江上甲二千人，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。」（9/277）

《三國志·魏書·呂虔傳》曰：「太祖在兗州…以（呂虔）為從事，將家兵守湖陸…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…虔將家兵到郡。」（18/540）

三例皆董卓之亂時或卓死後不久之事，離中平時不遠，此所謂家兵，亦可對東漢後期私人武力之了解，有所助益。此時天下已亂，天子見拘於亂臣，州郡不復奉貢上計。長吏之雄健有謀者廣拓領地，招納豪傑，豪傑之率眾依附者特受見重，而將領之家兵亦得保留且有制度之發展。⁶ 蓋亂世必有宗族兵之類之私兵。

三、董卓之亂前夕領兵官與其軍隊之關係

⁶ 參見唐長孺，〈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〉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》，頁3-29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55年。

靈帝中平元年，黃巾亂起，朝廷遣將擊黃巾。諸將遵守詔令，詔令解職，即去兵。其例如下：

《後漢書·朱雋傳》：「（雋拜右中郎將，擊黃巾有功，）於是進封西鄉侯，遷鎮賊中郎將…（擊平南陽黃巾。）明年（中平二年⁷）春，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，振旅還京師，以為光祿大夫，增邑五千，更封錢塘侯，加位特進。」（71/2309-2310）

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：「中平元年，拜（董卓）東中郎將，持節，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，軍敗抵罪。」（72/2320）

《後漢書·盧植傳》曰：「中平元年，黃巾賊起，四府舉植，拜北中郎將，持節，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，將北軍五校士，發天下諸郡兵征之。連戰破賊帥張角，斬獲萬餘人。角等走保廣宗，植築圍鑿塹，造作雲梯，垂當拔之。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，或勸植以賂送豐，植不肯。豐還言於帝曰：『廣宗賊易破耳。盧中郎固壘息軍，以待天誅。』帝怒，遂檻車徵植，減死罪一等。」（64/2118）

朱雋有大功，朝廷遣使者即拜右車騎將軍，還京師即罷將軍官，安置為冗散之光祿大夫。⁸董卓「軍敗抵罪」，當是免其東中郎將官職，解除兵權。至盧植無罪，以不肯賄賂監軍之宦官，見譖，靈帝遣使者於陣前免除其官職兵權，以檻車返京受審。則中平元年、二年討黃巾時，領兵諸將不但無「兵為將有」之現象，且對朝命遵守唯謹。

黃巾大致平定後，又有涼州賊邊章、韓遂之入侵三輔，又河北諸山谷寇賊如黑山賊等數十輩，侵擾地方，朝廷又大舉征討。領兵將領⁹如皇甫嵩、張溫、

⁷ 據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：「朱雋拔宛城，斬黃巾別帥孫夏，」平定南陽黃巾，時在中平元年十一月癸巳。（8/350）則其明年乃是二年。

⁸ 大夫為冗散官，參見廖伯源，〈漢代大夫制度考釋〉，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》第二十七期，頁141-144，台北：中國歷史學會，民國八十四年。

⁹ 自中平元年至六年董卓之亂前，東漢朝廷所任命之將軍計有大將軍何進、左車騎將軍皇甫嵩、車騎將軍張溫、右車騎將軍朱雋、盪寇將軍周慎、破虜將軍董卓、車騎將軍趙忠、何苗、驃騎將軍董卓、前將軍董卓、左將軍皇甫嵩、後將軍袁隗、度遼將軍賈琮，凡十一人。（參見前引廖伯源，〈東漢將軍制度之演變〉附表一「東漢將軍年表」，頁291-292。）其中何進、何苗、董卓外戚，趙忠宦

周慎等皆謹守臣分。

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曰：「（皇甫嵩擊黃巾，立大功。）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，領冀州牧，封槐里侯，食槐里、美陽兩縣，合八千戶…（涼州賊邊章、韓遂）入寇三輔，使嵩因討之。初嵩討張角，路由鄴，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，乃奏沒入之。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，嵩不與，二人由此為憾，奏嵩連戰無功，所費者多。其秋徵還，收左車騎將軍印綬，削戶六千，更封都鄉侯，二千戶。」（71/2302-2305）

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：「（中平二年，左車騎將軍皇甫嵩擊涼州賊邊章、韓遂，無功免歸。）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，假節，執金吾袁滂為副。拜卓破虜將軍，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，並諸郡兵步騎合十餘…章、遂敗走榆中，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。…三年春，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溫為太尉，三公在外，始之於溫。其冬，徵溫還京師。」（72/2320-2321）

按皇甫嵩討黃巾有大功，封八千戶侯，拜左車騎將軍，領兵討涼州賊，見譖徵召，即交出兵權，受削戶之罰，毫無反抗，對朝廷之詔令絕對遵從。張溫拜將征討涼州賊前，已為三公，及有功，使者就拜為太尉，其後徵還京師，即不復領兵。

上文所引諸例，皆不見有「兵為將有」之跡象。

中元年間領兵討伐之將領，以皇甫嵩、朱雋、董卓三人領兵征討之時間較長，董卓事下節再論，皇甫嵩、朱雋二人，因其性格及處世之態度，於皇朝政權穩定時為忠誠之良將，不幸處於亂世，先受制於宦者，後又見脅於董卓、李傕、郭汜等亂臣。今先論朱雋，《後漢書·朱雋傳》：

「（朱雋為河南尹。）時董卓擅政，以雋宿將，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。…卓後入關，留雋守洛陽…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，乃東屯中牟，移書州郡，請師討卓。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，餘州郡稍有所給，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…（與卓將李傕、郭汜戰，兵敗，不敢復前）」（71/2311-2312）

者，在京師為將軍，袁隗亦在京師為將軍，此五人並無領兵征伐。賈琮為度遼將軍在靈帝崩後，其事無考。（31/1112）

朱雋前此為交趾刺史及河內太守均將家兵擊賊，其事已見前節。及雋為河南尹，當仍領其家兵，然人數恐有限，且其時河南郡兵當亦甚少。此所以董卓遷都長安而放心以雋留守洛陽。雋東屯中牟，中牟在河南郡之東南，離陳留郡不遠，蓋亦為遠離董卓之勢力而近山東討卓之義兵。其時雋已不復受卓之偽命，則其所領軍隊，無所隸屬，蓋為雋所有，然其兵員人數不多。其「移書州郡，請師討卓」，諸州郡所給兵亦不多，故不旋踵而為卓將李傕、郭汜所破。雋雖戰敗，其號召州郡誅卓，逆擊李傕、郭汜之數萬大軍，亦云壯矣。然董卓死後，雋之態度大變。《後漢書·朱雋傳》又曰：

「及董卓被誅，傕、汜作亂，雋時猶在中牟。陶謙以雋名臣，數有戰功，可委以大事，乃與諸豪桀共推雋為太師，因移檄牧伯，同討李傕等，奉迎天子。…會李傕…徵雋入朝。軍吏皆憚入關，欲應陶謙等。雋曰：『以君召臣，義不俟駕，況天子詔乎！且傕、汜小豎…吾乘其間，大事可濟。』遂辭謙議而就傕徵，復為太僕，謙等遂罷。」（71/2312-2313）

陶謙等刺史守相十餘人推朱雋為元帥，領兵討李傕，以解獻帝之劫執；李傕等則以偽詔徵雋，雋「辭謙議而就傕徵」。雋之理由是「以君召臣，義不俟駕，況天子詔乎！」然前此雋與董卓對敵，卓亦挾天子以令天下，雋前不從卓，蓋以卓所下天子詔乃偽詔。李傕等亦脅天子，其所發詔亦偽，雋何以一改前態，不討李傕等而接詔受徵，甘心受制於賊臣。或如雋自言：雋輕視傕等，以為可乘間制服傕等，解天子之難。此則自信太過，卒為郭汜質脅而死。

又上引文謂「李傕…徵雋入朝。軍吏皆憚入關，欲應陶謙等。」時獻帝在長安，朱雋入朝，其軍吏應隨其入關。所以「憚入關」者，蓋董卓之舊部在關中，人數甚眾，朱雋所部甚少，入關恐前途甚為凶險。朱雋之軍吏既隨其入關，則朱雋此時所部，有其私兵之性質。此時天下已亂，「兵為將有」早已形成。

次論皇甫嵩，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曰：

「（中平五年，）涼州賊王國圍陳倉，復拜嵩為左將軍，督前將軍董卓，各率二萬人拒之。…明年，卓拜為并州牧，詔使以兵委嵩，卓不從。嵩從子鄴時在軍中，說嵩…（擊董卓）嵩曰：『專命雖罪，專誅亦有責也。不如顯奏其事，使朝廷裁之。』於是上書以聞。帝讓卓，卓又增怨於嵩。」

（71/2305-2306）

詔遷前將軍董卓爲並州牧，其所領兵委付左將軍皇甫嵩。卓不從，嵩奏其事。此事嵩之處置得宜。其從子皇甫郛說嵩擊卓，則有專誅擅生事之嫌。蓋此時董卓之反狀尙不明顯，兩將軍相攻擊，更加深天下之動亂。然董卓亂政之後，皇甫嵩之作爲，則頗爲可議。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又曰：

「及後（董卓）秉政，初平元年，乃徵嵩爲城門校尉，因欲殺之。嵩將行，長史梁衍說曰：『漢室微弱…董卓…廢立從意。今徵將軍，大則危禍，小則困辱。今卓在洛陽，天子來西，以將軍之眾，精兵三萬，迎接至尊，奉命討逆，發命海內，徵兵群帥，袁氏逼其東，將軍迫其西，此成禽也。』嵩不從，遂就徵。有司承旨，奏嵩下吏，將遂誅之。」（71／2305）

皇甫嵩之性格行事，拘束迂腐。董卓亂政，徵嵩。時獻帝西遷長安，卓留洛陽拒山東義兵，嵩爲左將軍，領兵三萬於三輔，其長史說其「迎接至尊，奉命討逆，發命海內，徵兵群帥」，嵩不從，就徵，自致囹圄。嵩有良機可解天子之困厄而平董卓之亂；嵩捨此不爲，冒殺身之險而願遵僞詔，不得謂其無勇，然勇非所用。嵩蓋不欲身負違詔而以兵劫天子之名，故擁兵而不救天子之難。錢穆《國史大綱》曰：

「若做事太看重道德，便流於重形式虛名而忽略了內容與實際。（原注曰：將軍死綏，亦是一種道德。若過重道德，或只重道德，則往往可以軍隊尚未徹底敗北，而早圖從容自殺，忘了最後的反鬥。）」¹⁰

皇甫嵩乃是「只重道德」，只求在道德上無過，而忽略實際之典型人物。前此「嵩既破黃巾，威震天下，而朝政日亂，海內虛困。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：…『…南面稱制，移寶器於將興，推亡漢於已墜…』嵩懼曰：『…且人未忘主，天不祐逆。若虛造不冀之功，以速朝夕之禍，孰與委忠本朝，守其臣節，雖云多讒，不過放廢，猶有令名，死且不朽。反常之論，所不敢聞。』忠知計不用，因亡去。」（71／2302-2303）皇甫嵩僅顧其令名，欲死後不朽；受賊臣之逼害放廢，反成就其令名，故其不辭賊臣之僞詔徵。至以閻忠說大臣造反，人人得而誅之，此爲忠臣應爲之事，嵩反忽略。

¹⁰ 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六十九年七版，二十九年初版），頁143。